

◎ 赵汝碧 谭亲荣 著

# 茶山人生

CHA SHAN  
◎ RENSHENG

曾云荣传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赵汝碧 谭亲荣 著

茶山人生

CHA SHAN  
© RENSHENG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山人生/赵汝碧, 谭亲荣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416 - 3503 - 8

I. 茶… II. ①赵…②谭… III. 曾云荣 - 传记 IV. K82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419 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53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定价: 26.00 元

# 序

曾云荣

曾云荣是大山的儿子，是一个崇尚茶文化的民族——拉祜族的儿子，从滇南边陲澜沧县峰峦叠嶂的大山皱褶中一个古老的拉祜族山寨走出来；1959年，他从大理农校茶叶专业毕业就来到古茶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从事茶叶产业发展工作，一干就是47年。人们把他比着一棵常青的老茶树，比作一饼陈年的普洱茶，他为勐海县、为西双版纳州、为云南茶叶事业的振兴发展执著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他曾作为中国茶叶专家到非洲马里共和国种过三年的茶叶，前后做了33年的勐海县茶叶办公室主任，他的足迹遍布云南茶区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古老的茶山和新辟的茶园。他长期致力于茶叶的种植技术推广，在边陲勐海古老茶山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创下了一串串茶叶种管科技推广、采制的成果和奇迹，因此，他也获得了诸多的光环：成为了云南省的第一个茶叶科技推广研究员，被韩国韩瑞大学聘请为首席客座教授和西双版纳普洱茶研究院客座教授，他先后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省科技人员突出贡献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等荣誉称号。

曾云荣是云南茶界的名人，是云南茶叶界一棵名副其实的“老茶树”。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拉祜族山寨的放牛娃一步步成长为茶叶科技推广研究员，自然是离不开各级组织的培养和提供的事业环境，但最根本的是他对茶叶的热爱和对茶叶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正如他所自喻的“茶是我的灵魂，茶汤渗透了我的每个细胞。”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爱和身心融入到所从事的事业时，就将释放出无穷的激情和力量。

赵汝碧、谭亲荣两位作者都是他的茶友。早在20世纪70年代

初，当时读高中的赵汝碧到勐海县景真茶山工学农时，就是向蹲点的曾云荣学的，由此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曾专家成为了忘年之交。他既做记者，又倾心于茶，长期与曾云荣一道策划、参与西双版纳州内许多茶叶科技推广、茶文化研究、民族茶文化等活动，自学茶叶科技，获制茶高级工程师职称，成为茶文化学者，连任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副会长。由他俩写出的曾云荣传，记录、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曾云荣。读这本科技人物传记，犹如看故事书。作者的构思新巧，素材丰富，以清新、生动的笔法娓娓道来，翔实地描绘了曾云荣在茶叶科技研究、推广道路上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工作与生活、情感交融，有血有肉，故事动人，令人亲临其境，如同在边陲拉祜族山岭放牛牧歌，到非洲马里大沙漠搭树篷、育茶苗，到大山深处的布朗族山寨教山民开垦、种植茶树……亲切生动、可敬可佩。

云南是世界茶树之源，茶叶的王国。茶产业是云南省的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的主要茶区，她拥有沉香千年的历史名茶“普洱茶”，又有享誉国际的“滇红”红茶和品味独特的“滇绿”绿茶。

一片茶叶承载着六百多万茶农致富奔小康的梦想，承载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民族茶文化。云南茶叶产业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再创“云茶”产业新的辉煌，创建“云茶”产业强省，需要茶区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厂家和千千万万茶叶生产、加工者共同努力开拓，同时需要更多像曾云荣一样的科研和科技推广工作者，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探索茶叶的未知奥秘，坚持不懈地进行茶叶科技的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茶叶科技的不断进步，为做强做大“云茶”产业提供科技支撑，加快云茶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发展步伐。

茶山人生、人生如茶。看看这本传记，相信读者都能品味到人生奋斗的艰难和壮美，领略到岁月风雨的凉热，将会有不同的感悟和收获。

(序言作者黄炳生系原云南省政府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云南省茶业协会会长)



# 目 录

MULU



## 第一章 今生茶缘

1. 幼时劫难 / 1
2. 奇妙“神水” / 4
3. 山寨牛娃 / 7
4. 二哥蒙冤 / 10
5. 大理学茶 / 12

## 第二章 寻梦茶乡

6. 严父厉嘱 / 19
7. 佛海云雾 / 21
8. 敬仰贤士 / 24
9. “茶叶是妈” / 26
10. 革命之砖 / 28
11. 邂逅天使 / 30

## 第三章 苦涩年代

12. 文革恶梦 / 35
13. 茶山为媒 / 37
14. 山寨恩情 / 41
15. 读茶避祸 / 44
16. 天降大任 / 48

## 第四章 非洲植茶

17. 备战出征 / 51
18. 沙漠茶场 / 54
19. 初克难关 / 57
20. 家书万金 / 59
21. 情注绿芽 / 61
22. 黑色玫瑰 / 63
23. 非洲怪病 / 67

## 第五章 景真兴茶

24. 初为茶官 / 69
25. 曙光初露 / 72
26. 景真蹲点 / 74
27. 景真儿子 / 79
28. 忍辱前行 / 81
29. “龙井”启示 / 82

## 第六章 重整茶山

30. 探秘樟茶 / 85
31. 科技星火 / 88
32. 兴办茶学 / 91
33. 万亩低改 / 94



## 第七章 茶乡畅想

- 34. “101”行动 / 98
- 35. 办场育苗 / 100
- 36. 布朗茶歌 / 102
- 37. 曼皮播绿 / 107
- 38. 茶蔗冲撞 / 110

## 第八章 绿色禁毒

- 39. 怒起罂花 / 113
- 40. 禁毒创举 / 116
- 41. 罂地种茶 / 118
- 42. “替代”之光 / 120

## 第九章 守护茶王

- 43. 南糯茶王 / 123
- 44. 中日联救 / 125
- 45. “茶王”仙逝 / 128
- 46. 再探古茶 / 129
- 47. 重立“茶王” / 134

## 第十章 传茶文化

- 48. 情注茶艺 / 137

- 49. 朝拜茶圣 / 141

- 50. 办茶王节 / 143

- 51. 茶界盛事 / 146

## 第十一章 兴普洱茶

- 52. 正本清源 / 149

- 53. 茶祖孔明 / 153

- 54. 巧说普洱 / 155

- 55. 勐海口味 / 159

- 56. 办厂传茶 / 162

## 第十二章 异域传茶

- 57. 缅甸之邀 / 164

- 58. 台湾茶友 /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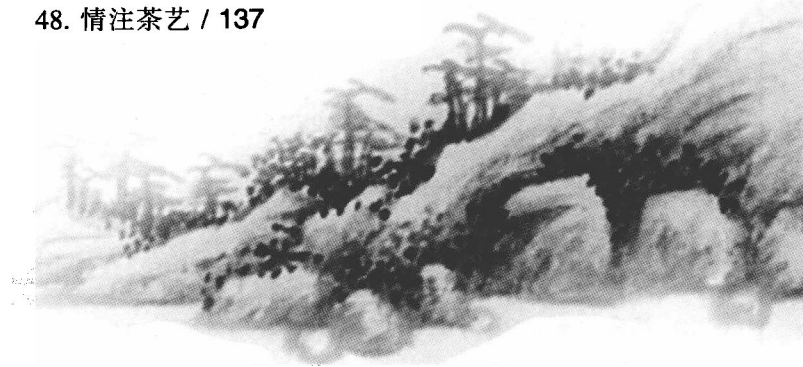
- 59. 重返非洲 / 169

- 60. 新马看茶 / 170

- 61. 韩国交流 / 172

- 62. 尾声：茶道人道 / 174

后记 / 179



茶是我的灵魂，茶汤渗透了我的每个细胞；我崇尚茶树带给人类健康的自然属性，崇尚茶叶所蕴涵和折射出来的人生哲理。

——曾云荣人生格言

走进被人们誉为“老茶树”的曾云荣，听他说茶，聊他的茶山故事，我们渐渐地读懂了他写满岁月沧桑的人生轨迹，初步领略到了他茶如人生的内涵，他很喜欢人们送给的雅号“老茶树”，也许这正是对他人生最贴切、最生动的诠释。

## 第一章 今生茶缘

### 1. 幼时劫难

1942年，秋分时节。

西南边陲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偏远山区新城乡。坐落在大山半山腰的小坝子寨，宛若朵朵蘑菇的栋栋低矮吊脚竹楼、茅草屋，散落在半山坡上，茂密的原始森林环抱四周，寨子前面的曼蚌、曼卡两条小河静静流淌，终年不息，景色分外秀丽，这是一个拉祜、彝、布朗、汉等民族杂居的小山寨。

在秋分浓墨重彩的涂抹下，小山寨变得五彩斑斓，半山崖的树木有的变黄、有的变红，有的黄绿相间；山涧小溪变得清澈见底，潺潺流个不停；由于树叶的枯落，各种野果子露出了橙红的圆溜溜的果身；大大小小的山雀也变得更加活跃，从早到晚飞来飞去，寻觅美不胜收的果实、昆虫；辛勤劳作了两个季度的人们，更是早出晚归，忙着采收稻谷、玉米等农作物。

这个秋天，对于位于寨头的拉祜族户主曾文有一家，多了添人丁的喜气。这天，一大早起来的曾文有一直坐在茅草屋过道上，焦躁不安的抱着大烟筒咕嘟咕嘟地抽着早烟。





在对面松涛阵阵的群山里，一群拉祜族汉子正在围猎一条野兽。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过后，人的吆喝声、狗叫声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来越远。

拉祜族自称“拉祜纳”“拉祜西”“拉祜普”等。拉祜语称老虎为“拉”，用火烤食为“祜”，“拉祜”即“用火烤吃虎肉”之意，故而拉祜族又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曾文有本来是远近闻名的好猎手，但由于妻子身怀六甲，他不能去参加这次打猎。拉祜族的神灵训示，妻子怀孕期间，丈夫不能参与狩猎。无奈的他，此时心里如同猫抓一般的难受。

里屋不时传出妻子痛苦的呻吟，他的老三就要出世了。接生婆进入房间好一阵了，咋个还没有娃娃的哭声。他焦急地等待着，旱烟换了一锅又一锅，不断地默默祈祷上苍，保佑他们母子平安。

里屋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打开一个门缝喜滋滋地对站在门外的曾文有说：“急啥，生了！儿子，母子平安。”

“咋啊，又是一个儿子。”已生养了两个儿子，一心想要个女娃的他，尽管没能如愿，但看到母子都平安，也就把悬着的心放下了。这下他可以去参与打猎了，于是，他抄起一把长砍刀朝着山林飞跑而去。

事有凑巧，曾文有钻进森林一段，一头刚受了枪伤乱窜的马鹿，与他碰了个正着。他猫腰迎头几步蹿上去，瞅准马鹿的前脚就是一刀，马鹿翻倒在地。参与“撵山”的猎人们很快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称赞了他一番。

大伙马上砍来些树枝树叶铺在地上，剖开马鹿的胸脯。有备而来的曾文有先下手装了一竹筒马鹿“护心血”，急忙往家里赶。

他来到妻子床前，把竹筒递到她的嘴边，“老婆，快喝吧，热热的马鹿护心血，补血，大补！”她慢慢坐起来，小口小口地喝下了马鹿护心血。

据说猎物的护心血有补血、消除劳损的妙用。拉祜族狩猎在

开膛剖肚时，中年人喜欢用手捧着喝热气腾腾的“护心血”。

这个男婴在家里排行老三，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先用盐茶五谷拜祭完祖先，然后抱着烟筒一边咕嘟咕嘟的抽着烟，一边谋划着给孩子取名。按曾家“字辈”，他的子女为“云”字辈。老大出世时，曾文有到县城的街上请做生意的汉族商人算过，商人告诉他，“荣华富贵”是中国人传统的理想，就这四个字用那一个都很好，他并深深地记住了。现在“富”、“贵”已被老大、老二占了，就把“荣”字给老三，于是并取名为“曾云荣”。

转眼间，老三就满岁了。这年冬天，山寨的天气格外寒冷，大雾蒙蒙，地上的雾水结成薄冰。曾云荣害了一场大病，草药吃遍了就不见一点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重。寨子的老人说是“马鹿鬼附身”没救了，夫妻俩心如刀割。按照拉祜族的旧习俗，娃娃中了“马鹿”邪救不活，也不能死在寨子里的，不然全寨人都会遭殃。

正当夫妻俩犹豫不决要不要把奄奄一息的小三儿抱出寨外山里丢掉的时候，恰好一个云游道士来到寨里。阿爹赶快请道士到家里瞧瞧娃娃。道士摸了摸孩子的头，端详了一阵，并不急不忙的说：别急，这小家伙不会死。

道士右手捻着不多的几根胡须，左手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说，一是犯了官煞，需要驱煞；二是你看这“荣”字，是四点头，处处有奔头。他的命运决定他这一辈子会有大出息，还有贵人相助。这“荣”字本是木字头上两把刀。他幼时命弱，经受不住这两把刀的砍伐，会是多灾多难，他不会死，你们给他拜个干爹，就挺过这一关了。准备盐茶五谷摆在路口，谁第一个碰上，谁就是他干爹。你们准备三牲，我来施展道法，驱鬼，冲煞。

刚好有一个名叫周万友的银匠第一个来到他家，就成了曾云荣的干爹。

天麻麻黑时，道士摆上香案，设起祭坛，举行拜祭仪式。曾文有摆上三牲、盐茶五谷；香烟缭绕，寒光闪闪，鬼气森森；道

士迈开太极神步，宝剑挥动，招招满是神灵之气。良久，道士收了宝剑，取出黑森森油亮亮的牛角封，叩卦，阴卦。道士再上香，再挥宝剑，再施神招，请出法器，磬声响起，反复几次。突然，“杀”的一声大叫，仿佛鬼怪应声落地。再扣卦，终于阳卦，进而胜卦，立卦。道士松了口气，父母也松了口气。

然后，道士叫父亲抱出孩子，一边念念有词，一边伸出中指蘸上神水在孩子头上画符。道士还从香案上抓了一把盐茶五谷，让母亲给缝制一个香包，挂在孩子的脖子上。道士说：“自此以后，妖魔鬼怪不得入侵，大病小灾不染此身”。

曾文有抱着孩子给银匠叩头，银匠认领干儿，回馈了一个银碗一双银筷。

酒足饭饱，道士拿着银元，捻着胡须，口中神神秘秘地念念有词：

金榜题名谁都爱，  
阴差阳错迟不来。  
桂冠加身又何如，  
仍同布衣染尘埃。  
漂洋过海惹风波，  
故土方得忠骨埋。  
千古英雄随流水，  
杯中滋味谁能猜？

而后，道士便缓缓扬着道幡而去了。

不知是道士的神奇，还是干爹的威力，从那以后曾云荣就真的健康起来。而且表现得聪明伶俐，人见人爱。

## 2. 奇妙“神水”

拉祜族祖祖辈辈崇拜茶树、茶叶，视茶水为“神水”，上通天神下连地府，还能治病驱邪。拉祜族人民婚丧嫁娶、祭祖祭神、起房盖屋、走亲待客都少不了茶。



小孩生下来洗茶澡，消毒、健肤。拉祜族皮肤黝黑，黑里透红，那是茶汤的颜色，他们祖祖辈辈人的肌肤、血脉里被茶浸透而形成。

自从曾家有了老三弟弟后，时年12岁的老二曾云贵，自觉失去了父母的宠爱，人称“小鬼头”的他，似乎变得闷声不出声而又更加勤快了。他是想靠自己的勤奋来重新换回父亲的宠爱。他常常围在用三角铁圈支架的火塘边，给大人们烤茶、续茶，洗碗、洗菜，见活就干。

“小鬼头”最忙的还是烤茶。拉祜族最喜喝的就数烤茶，只要是在家里，从早到晚离不开土陶茶罐子。

烤茶，是拉祜族特有的煮饮茶方式，将大叶晒青毛茶放入土茶罐里，手持罐把放到火塘上方一边摇晃一边烘烤，直至烤得焦黄，待飘出糊香味后兑入开水，土茶罐里顿时发出剧烈的爆响，再稍煮一会即将茶汤倒到碗里饮用。拉祜族人还用竹筒制茶，竹筒茶制作方法是：将新采的茶叶揉搓之后，放入青嫩竹筒内压实，然后放到火塘边烤干，再剖开竹筒，取出茶叶即可。它混合了醇厚的茶香和浓郁的竹香，是拉祜族别具风味的饮料。

曾云荣自幼就是喝着这种烤茶、泡在茶水里一天天长大的。而说起最初对茶的记忆，还是母亲用火罐茶水给四弟曾云华治打摆子病的事。

那年初春的一天，父亲和二哥一大早起来就上远离寨子的山林里打小动物和找山茅野菜去了，家里就留下了他和妈妈带着两岁瘦小体弱的四弟。一身疲惫的妈妈起床后摸了摸睡得很香的小儿子，全身发烫，唤也唤不醒。遭了！这娃娃一定是得了严重的打摆子病（即疟疾病）。

母亲立马叫醒正熟睡的三儿子曾云荣。妈妈着急地叫他赶快去用土陶罐烤茶。而此时已满7岁的他，虽然自幼看着父亲、哥哥们烤茶煨茶一天天长，但却从来没有自己动手试过，哪会烤什么茶，一时傻了眼。

母亲只好先翻出一小包黑糊糊的草药兑上点水，熟练地灌进重病弟弟的嘴里。接着，坐在床上一边用一块湿热毛巾擦抹孩子的额头，一边教三儿子抓多少茶叶、怎么怎么的在火塘上烘烤茶罐。

烤茶哪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一手拿住罐把在串动的火苗上摇晃土陶罐，得有点手力；摇动土罐子要均匀、有节奏，否则，一部分茶叶焦糊了而一部分茶叶还没有烤热。

无奈，眼下只能靠个小体瘦的小云荣试试了。妈妈一头说着，小云荣站在热烘烘的火塘边照着学烤茶叶。手小力弱，他就用双手拿住罐把，弯着腰凑近火塘上摇烘茶罐；稚嫩的小手烤烫了，退回来又伸向火塘中的火苗。反复折腾了好一会，第一罐茶总算烤脆香了。母亲又让他把烤茶倒进小土锅里，灌入清水，加了些桂树皮、生姜和少许的盐，然后放在火塘上煨煮。

煨沸一阵后，母亲倒了一小碗端到床头，用竹勺舀起，边吹凉边喂给小弟弟。

“阿妈，为什么茶里要加树皮、姜巴和盐来煨？”小云荣奇怪地问。

“这是老祖宗传下的治病办法，这样煨出来的茶叫药茶，可以医打摆子、头痛发烧、拉肚子好几种病呢！”妈妈随口答道。

“哦，那么好啊。”小云荣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尔后，小云荣如同尾巴一样地跟在阿妈的后面，看着妈妈把土锅里的药茶水倒了些进木盆里，舀进半盆水，然后浸湿毛巾，又用药茶湿毛巾擦抹弟弟的全身。

父亲和兄长回到家后，母亲把三儿帮她烤茶、煨茶为小弟弟治病的事说了一遍。父兄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他一番。小三子好不乐意。

父亲对他们几兄弟说，“茶叶是‘神水’，我们拉枯族一辈子都离不开茶，每天喝的是茶水，家里来人要赶快煨茶水敬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的，煨一罐药茶喝喝，或者用茶水擦洗擦洗就

会好了一大半，用处还有很多，你们都要多学着点，以后遇到什么事就会用了。”

小弟的摆子病在吃了几天草药、药茶和用药茶擦洗后渐渐地好了。

这第一次的煨茶经历和父母对茶水的描述，在他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迹，相伴一生。此后，每当父亲或兄长烤罐茶，他要么坐在火塘边，两只小手托着下巴细细地观看，要么伸出小手争着抓住罐把在火塘上摇烤几下，过过瘾。烤土陶罐茶喝成了他的喜好，闲暇时或来个亲友、贵客，他都会露上一手；而对他日后从事茶叶科技推广、少数民族茶俗茶文化的研究工作，其潜移默化影响自然也不小。

### 3. 山寨牛娃

小云荣幼时的家境还算基本能保持温饱，家有两头耕牛、一匹驮马、十几亩旱谷地和两亩多薄田。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阶级划分时，他家给定了个中农。

那时当地男女青年办婚事，要给新娘“骑摆马”，如同现今年轻人结婚要轿车娶亲是一回事。哪家要举行结婚典礼就来借，也不需要付租金，只需把马喂饱就行，这使曾家还在寨里寨外结下不少好人缘呢。

家里有牛有马，使小云荣打小就学会和喜欢上了骑马、骑牛，骑在牛背上放养耕牛、马匹，是他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农忙季节，父亲牵牛下地干活，他都要爬到牛背上骑上一段路，然后又自个儿走路回家。

新社会的娃娃真幸福，稍大一点就能上学读书。1950年夏天，快满8岁的小云荣，母亲把他送进了刚刚办起来的新城乡和平小学念书。他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大声地朗诵学过的课文，记忆力又很好。诸如“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这类别的孩子觉得难

懂的古诗，他念上几遍就能背诵。

上了初小、高小，小云荣仍不忘骑牛，下午放了学，常常跑到放牛的山坡爬到牛背上，看课本，骑牛玩耍一会。

读书有文化，曾云荣从小就参加了儿童团，当过儿童团长，扛着红缨枪去站岗放哨，还参加过斗地主、民主改革等等运动呢。

1957年夏，小云荣念完高小毕业回到了山寨的家里。那时想读书和读得起书的孩子很少，村子里高小毕业生也就是他们三四个，当时算是能掐会算的小知识分子了。

这时，他的大哥已结婚另立门户，二哥又被招工进澜沧供销社工作。15岁的曾云荣自然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帮手。为了多挣点工分多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有心计的他掰掰手指算了算，当时合作社共有13头耕牛，按每头6厘工分计算，一天可以挣7.8分，于是他主动要求去放牛。

放牛的日子不枯燥，而且自由浪漫。他每天骑在牛背上唱歌背诗，他还会突发奇想的给牛取个名字：那条头角金黄的就叫大金角，这条头角又宽又大就叫大海角，有条肚子格外的大像一位将军，就叫大将军；呼来唤去，那些牛也乖乖地听从他的调遣。

牛背上的童年，伴着欢歌，伴着浪漫，伴着自由与幻想。曾云荣学会了自编自唱拉祜族民歌。

一天中午，他把牛儿赶到青草茂盛的小河边放牧，自己抓到一棵大树丫上纳凉。下意识地抬头远望，看到河下游有个拉祜姑娘在漂洗衣服，他灵机一动开口唱道：

天上的云儿白又白，  
地上的女儿乖又乖。  
哪家的男儿多英俊，  
快把那美人儿娶过来  
来来来——

下游河边洗衣服的姑娘，恰巧是他的女同学张团英，寨子里



最漂亮的女孩。听见这样的歌儿，张姑娘脸上飞过一片红霞。山歌哪个不会唱，于是歌儿也飞了过来：

小“扎拉”儿，坐门槛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羞羞羞——

听见歌声，曾云荣吓得差点从树上滚下来，脸一下子全红了，羞得恨不得地面裂开一条缝好钻进去。

继而又想，既然唱出了口，不如再唱几句逗逗乐。于是，他又唱道：

天上的云儿白又白，  
地上的女儿真了得。  
既然知了云儿事，  
还不过来——

张团英打断道：“别耍嘴皮子了，快来帮帮忙，扭被子。”

曾云荣只好从树上下来，接过张团英递过来的被子，与她一同扭了起来。

张姑娘边扭被子边笑道：“想媳妇就悄悄地想嘛，还好意思唱出来，让别人听见，不害羞啊？”

“那要看是谁听见，如果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她，就不害羞。”

“瞎说，谁是你心中的那个她？”

张团英抢过正在扭着的被子，转过身来不理他。

她想起了他们的许多往事，从小青梅竹马，一起上学到读完高小，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埋下一根红线，虽然懵懵懂懂……。也许这就是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不过，他俩谁也没再去戳破它。

寨子里有个吃过点墨水的社员叫张德昌，看到曾云荣聪明、有文化，放牛的责任心又强，牛儿养得肥壮，便编了一段顺口溜夸他：

曾家有个放牛郎，  
牛儿长得肥又壮。



他给牛儿取名字，  
牛儿乖乖围他忙。  
牛倌人小志气大，  
父老乡亲齐赞扬。

别小瞧了这首顺口溜民歌，它在改变曾云荣的人生中起到了大作用呢。这一年，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到各地乡村收集进步民歌，这首民歌被收集上去，又被文工队演唱。赞小牛倌的歌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于是，他被县供销社录取当干部，不久又保送到大理农校去读茶学中专，这是后话了。

#### 4. 二哥蒙冤

一个傍晚，小山寨上空滚滚乌云突然盖过来，越压越底，天色瞬间盖了一层黑幕，狂风暴雨大作，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紧紧依偎在母亲怀抱的曾家小四吓得大哭起来。曾文有自言自语地说道：“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风雨了，不定会有什么不好的预兆”。

果然，就是这个夜晚，老二曾云贵突然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里。

“爹，我被划成了右派，公职也丢了。”二哥一踏进家门就“哇、哇哇”地放声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那那里还是他二哥啊！那位在省城读过财校中专、风度翩翩的青年，咋会一夜间就变成了衣衫褴褛的小老头样儿？

父亲看了二哥好久好久，一句话没说，照样抱着他的大烟筒吸个不停，好让弥漫的烟雾遮住他那痛苦不堪的表情。

“我儿啊，回家来就好。三儿，还不快给你二哥烤茶喝。”还是阿妈哽咽着先开了口。

缩在一旁抽泣的小云荣，这才如梦初醒，立即去生火烤茶。天真年少的他一肚子疑虑，但又不敢贸然说话，默默地煨好茶，先递给父亲一碗，再端给二哥一碗，这才挨着二哥坐下，静静地